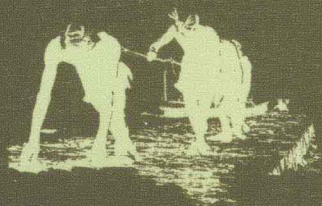


刘醒龙  
著

# 一棵树的爱情史

我要她们深深地看一看这仅存的一条桃花鱼  
并希望她们在成年之后的记忆里留下这最后的  
舞蹈和永远不再的可爱的小东西  
那样她们或许知道 除了人本身  
这个世界还有其他弥足珍贵的美妙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一棵树的爱情史

刘醒龙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棵树的爱情史/刘醒龙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302 - 1315 - 5

I. ①—…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6047 号

一棵树的爱情史

YIKESHU DE AIQINGSHI

刘醒龙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4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315 - 5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城市的女人已大大地缩短了她们的裙子，过街的春风像剥竹笋一样，将那些拖曳的长布袋般的东西，在一夜之间扫入箱底。男人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当那些比春风贪婪但又胆小的目光，猛地接触到这些时，又觉得一切结束得太突然和太干脆了。事实上，空气中仍然布满潮湿、布满阴冷，让失去绒棉庇护的肌肤，依旧感觉到绵绵密密的细细刺痛。阳台上，被精心护理了一个冬天的迎春花们，不约而同地在一个早上同主人一齐醒来，然后在老人们呆滞的气功功法或拳法下，绽放出一片片小小的灿烂景象。早晨到底是早晨。早晨的风也不愧是早晨的风，清清淡淡的气息，让人情不自禁地做出各种各样的抒情动作。可惜，这样的好时光勉强延续了几十分钟，各种各样的噪音，各种各样的异味，便泛滥开来，最让人无法不掩面出门的是漫天狂舞的灰尘。

有一天，正是这样的一个早上，我走在城市的高楼下面。尽管外形一模一样，它却并不是单位的那栋楼房。我走得有几分陶醉，

半空里突然发出一声怪响。我一直对自己在一些突发事件来临之际反应迟钝的状况充满忧虑。这天早上，我的迟钝帮了自己一个不大不小的忙。在我怔怔地站立之际，一堆秽物从天而降，重重地摊撒在距离我伸在前方的左脚尖一米处。我看了那些东西一眼，又将目光抬起来，四楼阳台上瀑布一样垂挂的那片迎春花茂盛的枝叶上，缀着许多花花绿绿的垃圾杂物。我操着洋泾浜的武汉方言，朝上面喊了一句：“楼上的人在搞么事?!”这时候当然不能用自己与城市交流所用的普通话，更不能用自己从牙牙学语时开始，就说惯了的黄州方言。楼上没有人回应。隔了一会儿，终于有声音飘落下来，而且很熟悉。我想了几秒钟，才搞清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播音员罗京在说话。

罗京说，三峡工程进展顺利，上游围堰将如期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实施大江截流。说罗京这是在说话，恐怕是埋没人才。罗京正经八百地是在播音。

这天中午，我们在单位旁边的一个名叫托福的餐馆里小聚，大家纷纷举杯说武汉的冬天真难受，比东北还冷，总算熬过来了。语气中都有一种庆幸之感。过去几十年武汉人一直很听国务院的话，国务院规定淮河以南不准装暖气，全武汉一般老百姓能去的地方便都不装暖气。大家接着又埋怨，国务院说，长江以北不许装降温空调，武汉处在这个夹缝中，弄得入冬入夏，一会儿冻得不像人，一会儿热得不像人，像只遭主人讨厌的狗。这几年，市政府总算想通了一半，知道该阳奉阴违时就阳奉阴违，至少让人夏天用空调了。我是两年前被他们从黄州收编到武汉的，不比他们的地道与纯正，

可我还是插言道：“你们对于国务院的政策理解有误，关于暖气国务院是有过规定，对于降温空调，国务院从来没有管过，中央也没有管。”

就在这时，拷机在腰间颤抖起来。

我伸手从拷机上抠出四个字：回话。父亲。

显示屏上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我加的。这是我给自己配备这种现代化的小玩意儿后，第一次被父亲所使用。在此以前，他有事找我，从来就是两种形式：首选是托人捎口信，其次是亲自动手写信。他给我写的信中，总用这么一句话来结尾：这是我最后一次用笔给你写信了。这种结尾相同的“绝笔”信，我已积攒了整整十封。

我赶紧到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往家里打。

电话里传来几百里之外的咳嗽声，一串串的，十分响亮。我心里马上弥漫着苍老的气氛。

父亲说：“你的呼机号码是 8174739 吧？”

我说：“是呀。”

父亲说：“我以为记错了。”

我说：“记错了，怎么能呼到我哩！”

我心里忽然有了一阵难受。

我无法回避地意识到，父亲的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

我刚这么想，父亲突然果断而坚定地地下了一道命令。

父亲说：“这季节多么好，一年有一次。你应该抓紧时间到外面去走一走，别闭门造车。毛主席说过，闭门造车是成不了大气

候的。”

我连忙说：“我是打算出门一趟，就是差旅费不好报销，现在出一次门，没有千把元钱别想回来。”

父亲武断地说：“为什么非要花钱？你到集家嘴一带的码头上，找一条上水到秭归的船，给船老大两瓶酒，就能捎你到西陵峡、到青滩！”

青滩这地名我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当时只记住一点相近的声音，直到后来我同一个女孩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地相逢时，我才准确地将青滩刻在心里。

父亲这么说话让我有些惊讶。

他在电话另一端继续说：“你看过早上的电视新闻了吗？长江要截流了，高峡就要出平湖了，你不抓紧去看看，将来岂止是后悔，恐怕是枉活着。你现在就去，顺便给我看看——青滩！”

最后这句话在电话线中流淌得有些犹豫和迟疑，在那一串串的停顿中，我以为父亲将会说出一个人名来，当最终说出的是地名时，我还在臆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正想问问家里的情况，特别是母亲的健康状况，父亲没打任何招呼就将电话挂断了。我忽然惆怅起来，转身走了几步，守电话的老人将我喊住，说我没有付电话费。幸亏人熟，付了钱就是，没有生出尴尬来。

回到饭局中间后，我很奇怪，怎么他们的话题也一下子跳到三峡上来了！他们盼着三峡大坝早点修起来，电站早点发电，那时武汉就不会越是天热越停电了。还说，人代会对三峡工程进行表决

时，投反对票的全是四川的代表。也有人听说科学家中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年长者中主张上马的占多数，年轻人中主张下马的占多数。

我将酒杯一举：“莫谈国事！”

一杯酒下去后，有人略带忧伤地说：“现在的日子可以，喝点小酒，打点小牌，写点小文章，赚点小稿费，过个小日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哩！”

一时空气有点凝滞，接着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拿起酒杯，将刚刚斟满的酒，一口倒进肚子里。结果，这顿酒比往常多喝了两瓶，时间也延长了一倍，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分还没有散。大家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去过三峡的人说，秭归有条河叫香溪，一直通到兴山的昭君村。香溪里有一种桃花鱼，分成桃红、淡蓝、鹅黄和乳白四种颜色，谁能碰上桃红色的桃花鱼，三天之内准保要交桃花运。

不知是否有人告密，单位的头头忽然走进来，冲着我问几点钟了。我有些迷糊，真的一抬腕看看手表。

我说：“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三十七分。”

头头说：“你这表是不是快了三十七分钟？”

我说：“不可能，我这手表是九四年在长沙颁发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时的纪念品，一百年才有一分钟误差。”

别的人都呼呼啦啦地起身离座。

我拉了身边的一个人说：“杯子里还有酒，门前清了再走。”

那人一用劲，将我从椅子上扯起来，拖到门外。饭前还是好好的晴天，这时竟是春雨潇潇。冷雨一浇，心里清醒了几分，这才懂



得头头那话是条三截棍，在拐着弯瞄准要害。

春雨默默地落在手上、脸上和颈上，确实像一只因忧郁而冰凉的小手在抚摸。雨水在脸上汇集成细流，轻轻漫向我的双唇。舌尖微动触摸到一丝香甜，立即贯通全身。四周一丝风也没有。公共汽车轰轰隆隆搅动的那些气流，绝不应该被当作风。风是没有根由，没有终结，从不知何处飘来的一种神秘东西，可以陪伴，可以扶携，可以低吟，可以吼叫，却不可以被看见被把持。风这时在高空俯瞰着城市，试探着城市，那少少的香甜是它的信号。果然，片刻后，春雨就荡漾起来，一棵棵挂满嫩叶的树，如同河流上漂泊着被春水映绿的白帆。没过多久，街面上真的成了河流，低凹处则是一个个小小的湖泊。毕竟是春雨，尽管委屈地落在城市里，仍然能够显示出美丽的质地。不比冬天，雨雪交加几十天，到处都是肮脏不减。春雨一来，先是树上清洁了，接着灰兮兮的楼群光鲜起来，最后大马路和小巷子也一齐显出晶莹的色泽。

我丝毫不知自己全身被淋成湿透，回到屋里，趴在书柜上取出一本书，从头到尾乱翻起来。翻了一会儿，手中的书页便成了一尾尾美妙绝伦的小鱼，都是桃红色的。眼前的文字模糊游移起来，它们不是含情脉脉的桃红色鱼眼，就是荧光诱人的桃色鱼鳞。不知何时，我竟独自昏睡过去。醒来时，已是半夜时分，身畔满地书籍，整齐的书柜全都空了。是自己干的？望着满屋的狼藉，我难以置信，但屋里分明没有第二个人。

我一点也回想不起，下午醉酒之后自己要干什么。曾经听说，有人将存款单夹在书里，又忘了是哪本书，结果在无奈地一页页翻

检全部藏书时，竟发现了妻子与别的男人偷偷合拍的亲昵照片。这些都与我无关，坐在书堆里，我苦思冥想了好久，也想不出缘由，倒是连天的喷嚏纷纷打起来。我赶忙找了一把强力银翘片吞下去，又到卫生间里打开热水器，狠狠地用热水烫了一通，直到全身燥热才罢休。

洗完澡，穿衣服，我才发现呼机上有一堆留言。

呼我的只有一个人，宜昌的明先生，让我速给他回电话，并说有急事请我帮忙。就这么些话，最少在我的呼机上重复了十次。

我没有理会地上的书，钻进被窝里给宜昌老明打电话。

老明身边无疑有个女人，我在电话里都能感受到那种男人永远也别想模仿的气息。一番追问后，老明顾不上听我解释，便说请我到五峰县渔洋关去玩几天，他们在那儿搞一个活动。在我答应之前，老明说，他们的活动有几个女孩参加。

我的思绪马上转到别处。

我问：“渔洋关有桃花鱼没有？”

老明说：“只有美人鱼。”

我说：“我是说正经话。”

老明说：“我也不是胡扯，你是想交桃花运吧！”

放下电话，躺在被窝里愣了一阵，我突然间记起来，自己在醉醺醺时，大概是想从哪本书中找出那个叫青滩的地方。

春风春雨四溢的季节，黑夜变得格外短促，仿佛只打了一个盹，便悄然而逝。透明的晨风鼓动着窗帘，像春潮一样时涨时落。

我瞪大眼睛盯着地上那本《黄州县志》，一张女孩的照片正躺在

摊开的书页中。女孩的模样小巧可人，睫毛又黑又长，两只小酒窝闪着动人的光泽，一只硕大的照相机有些夸张地背在她的身上。我拾起照片放在眼前看了好久，可就是想不起它是从何处飞来的。县志是父亲送给我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照片也出自同一渠道。女孩背后的那座山很雄峻，不可能是黄州那一带的风景。它让我心中充满猜疑。

我感到头部有些不舒服，用巴掌拍打了几下，照片中那女孩小鸟依人的模样仿佛也被拍进脑海深处。

## 2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风也一天天地往高处吹拂。在那封奇怪的青滩来信出现之前，我断断续续地积累起一些关于三峡的传说，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滩姐的故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讲的。他写过一部关于三峡移民的电视剧，电视剧在中央台播出时，朋友再三请求我不要观看，哪怕找本地摊上的三流烂书翻一翻。他不愿我见到这种完全不能代表他写作水准，但不得不靠电视剧赚热钱的作品。他说滩姐时，远比说这部电视剧高兴。看他那眉飞色舞的样子，仿佛那些只存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岁月里的特殊女子就在眼前。

其实，滩姐可以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名词来代替：情人。

被峡江人称为桡夫子的船工们，特别是柏木船上的船工，在行一趟船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的时间，不停地在峡江沿岸的大小码头上撒播情种。那些贫寒人家的女子，终日守望着被乱石险滩搅得无法无天的峡江江流。当几百名纤夫拖着一只大船艰难地走入视野之中，她们就像燕子一样飘落在每一个纤夫的身旁。朋友再三申明，那时的纤夫，绝对不似 MTV 中载歌载舞的样子。父亲后来也告诉我，峡江的纤夫是不穿衣服的。他特别强调说，身上连一根纱也找不见，黑亮干瘦的身子趴在岩石上，远远地看，很像现在街上小吃摊卖的烤鹌鹑。我无法想象，一百多号赤身裸体的大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只是公然沿着峡江前行，还一刻不歇地喊着号子。那些被称作滩姐的女子从高处跳跃下来，蹦过许多坚硬的岩石，依次靠近自己所认准的纤夫，或是擦去他们脸颊上的汗珠泪珠，或是拭去他们身上的江水血水。这些都做过了，她们便一同伸出手分担一些拖住纤绳与缆索的沉重。

这样的故事让人听一听也惊心动魄。

就在这时，我突然收到一个名叫肖姣的女孩的信。

肖姣在信中邀我到她所在的青滩去走走，并且看看她任教的乡村小学。她说青滩已被葛洲坝的回水毁过一次，又被大滑坡毁过一次，但真正让其陷入灭顶之灾的却是即将进行的三峡工程的大江截流。她提醒我的话同父亲如出一辙：这个春天若不赶快行动，就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肖姣还寄来一篇文章：

有一天，我坐在江边的乱石丛里，从天与山脊交界的地方，不时飘落着细细的冷雨。冷雨在兵书宝剑峡口凝成一片白云，宛如峡江的一席婚帐。婚帐撩开后，遥远的蓝天上，太阳异常灿烂。在晴雨不定的日子里，江水是一带无休无止的梦。一切都隐蔽在这寂静之后，只是偶尔才能见到不知何物在闪闪地点亮人们的视线。有阳光的时候，牛铃将两岸的峭壁，摇出一阵金属音乐的啸响。如同隆冬的冰封，在地下进行开裂。雨水纷扬之际，高大的白杨会发出春意的颤抖，像是南津关外人们嬉笑时候的放荡。岁月的无常，蜕化了山水的伟力，小波小浪怎能奈何怪石嵯峨的私欲。此时此刻，惊涛骇浪只能羞对甜蜜的拍打。这不是夏夜纳凉人群中的闲言絮语，也不是冬日火塘边冷清的唠叨和孤单的吁叹，这是高悬在最早一片古树新芽上那颗露珠的迸溅，因为一阵江风吹弯了树梢。我看着被扭弯的树梢顽强地直立起来，便忍不住要替被阉割过一次的峡江扼腕。峡江的血性哪里去了？峡江的刚烈哪里去了？豪情万丈、气贯长虹的峡江突然萎缩了，如同英雄盖世的豪杰被废了武功。听着江水的鸣响，我万分难过地以为那是深官后院里大小太监发出的娘娘腔。阴云总算散去，爬高了的太阳拽出一大块蓝天，因为被雨洗过，蓝天有一种湿漉漉的洁净。稀疏的白杨树干，缠上一层柔软的光泽。一蓬蓬橘树很像峡江中，被航标灯照亮的礁石。阳光是水，是浪花，每打磨一次，橘树就变一

次颜色，直到浓厚的墨绿变成一片片新嫩的叶子。一只岩鹰在山的空余之处翱翔，那样子已经是一种懒惰了。在整整一个小时里，它只是风筝般晃动摇摆，既没有俯冲，也没有飞天。那儿的气流无疑像它翼下的江水一样，终日悠然流淌，就如那个扶不起来的刘后主，一副乐不思蜀的神态。江水上居然还有一层桃花瓣片，这真是一种讽刺，就像给顶天立地的汉子，涂上些许胭脂。豌豆苗伸着龙须般的藤在风中寻找着什么；坡地上还有大片的一副沉重模样的蚕豆，那些永远也无法招展的紫色花，躲在厚厚的叶片下怯怯地眨着眼睛。各种植被在夏季涨水时留下的水线上方，叠成一道绿色的矮墙。水线下面，峡江裸露出黄褐色的筋骨，嶙峋的石堆扮成渴望的样子，最低处的几块石头已迫不及待地滚向有水的地方。从水线到水边，十几米高的地带，变成了不毛之地。这样的不毛之地绵延在几百里峡江两岸，江潮涨落，波涛闯冲撞，年年岁岁，才镂刻了这空前绝后的生命画廊。沿江眺望，顺坡行走，一股敬畏之情也镂刻在心上。感受着这肃杀之气，我没有衰颓的念头，也没有哀愁的缠绕。春天来了，水线的下面仍是声色不动，但那生机早就融入岩石深处。一只狗小心翼翼地钻出橘林，来到水线下面的光秃秃岩坡上。它站了一会儿，跷起后腿刚要撒尿，忽然改了主意，放下腿，一边跑回橘林，一边汪汪地叫着。片刻后，从狗消失之处，钻出一头猪。那个傻乎乎的黑家伙似乎更聪明，它只是赶紧打个转，便逃也似的走了。后来，来了两只松鼠，它们趴在离水线只需一个蹦跹的一块石头上，瞪着四只黑

豆一样乌亮的眼睛，好奇地望着四周。一只松鼠先从石头上溜下来，飞快地跳到另一块石头上，见无动静便叫了一声，留下的松鼠马上跳下来，跑向更远的一块石头。松鼠肯定是想去水边上，然而，它们只走了一半，便回过头来箭一样蹿进水线上的林草中。雾在江上升起来了。先是在水面上袅袅流过，到了前方的石岬，便被切割成一个个云卷，极像是下雪天，镇上来的那个河南人所卖的糖酥。几粒白糖往脚踏机器里一撒，转眼间就吐出一缕缕微细的线儿，用小棍儿一搅一挑，一团甜甜的白云，就浮现在孩子们的鼻尖上。上游的兵书宝剑峡，像一只出水恐龙，趴在那里张开大口，等着云卷一朵朵地飘过去，像小孩吃糖酥一样，将它们囫囵一下吞得无影无踪。这只太古老的怪兽终于吃饱了，它打了一个嗝，顿时一道浓雾喷薄而出，顺着峡谷，紧贴在水面上。那样的翻腾如果来一点点轰鸣声，便又是往日孔武的青滩，雄壮的峡江了。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心情不好》。

我很欣赏它，甚至还想过将它推荐发表。不过让人不解的是，肖姣在信中说，只是让我看看而已。再有一个不解之处，肖姣的信上字迹零乱，文章却不是这样，字迹娟秀清丽。我看了几遍信封上的日戳，的确是从秭归青滩寄来的。我想起父亲在电话里的那些催促，心里不免萌生了对青滩的些许向往。

尽管我想即刻给这个叫肖姣的女孩回信，几次拿起笔来，终又放下来。我有个信条，对那些过于热心的女孩的来信，切切不可马

上回复，冷一阵子再说。我将那信放在写字台上，做好随时回信的准备，又在心里盘算，从渔洋关回来后再动笔也不迟。

老明很守诺言，他准时派了一辆白色富康轿车来接我。

司机很年轻，车上的一个女孩更年轻，我以为她是老明的属下，聊起来才晓得，她是随车到武汉来玩的。司机的话挺多，不经意间，他就说起女孩是青滩人。我心里一怔，忙问她的姓名，听说她不叫肖姣才放下心来。不过我还是问她，认不认识肖姣。

女孩摇摇头说，她家离青滩镇二十里，只听说镇上有个怪老头叫屈祥，一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是在江边钓一条什么鲟钻子。

司机插进来说，青滩的好女孩遍地都是，为什么外人都记不住哩，因为有个叫桃叶的老太太实在太出名了，将她们全都盖住。

女孩不爱听这话，她用方言同司机小声理论起来。

他们在前排，我什么都听不清。

白色富康轿车在枝城长江大桥上驶过时，我向上游看了几次，每次都想着三峡，想着青滩，最后忍不住将车上的青滩女孩的后背多看了几眼。在枝城吃了午饭，白色富康轿车就开始往山里爬。车身不断地摇晃，我刚想到，在峡江上行船会如何颠簸，便在一阵突然袭来的困意中睡去。

我以为自己睡了很久，睁开眼睛时，车窗外的光线已经非常暗淡了，手表却指示离下午两点钟还差一点点。公路两旁的山，在我睡着时变得高耸许多。山谷里的溪水无雨也涨起许多，那颜色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静蓝。盯着它时，我心里竟然弥漫起一种凄凉。车上的喇叭突然响了一下。公路上两头老黄牛在悠闲地走着，一点也



不理睬白色富康轿车的催促。直到路边一个还不到上学年龄的小男孩，冲着它们叫了几声，黄牛才将路让开。静蓝的溪水像云一样，始终浮在离车身不远的地方。水面上空无一物，一切都被它隐蔽起来了。后来，溪水拐了一个弯，公路也跟着溪水往那弯里拐。白色富康轿车车窗像切换镜头一样，猛地将一片灿烂的桃花推到我眼前。

我从未见过如此纯洁、如此浩大的桃花之海。粉红色的光彩，将几道连绵的山冈染透了，以致岩石与土壤都饱含着这种天生的娇艳，剩下来再也无法承载的全都流入溪水，静蓝色的凄凉一下子消失殆尽。天光水色、山野荒林，到处都是令人心动的抒情。

就在这时，我瞥见一个女孩的身影。短短的黑发，一件白净的羊毛衫，塞在蓝色的牛仔裤里，肩上斜挎着一只黑乎乎的大家伙。富康车这时行驶得很慢。桃花繁丽，桃林茂密，一转眼那女孩就不见了。我怔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女孩肩上背着的是照相机。我想起县志中的那张照片，不由自主地大叫一声：停车！

司机一惊，刹车踩得太急，白色富康轿车在公路中间打了横。  
我不顾这些，拉开车门跳到地上一个人往回走。

一辆过路的中巴车扬起灰尘扑面而来，迎着尘埃，我站在一块岩石上向四周眺望，桃林依旧，桃花依旧，溪水也依旧，我刚刚看见过的女孩却无影无踪。

白色富康轿车退回来接我。

我依依不舍地回到车里。

司机问我在找什么。我掩饰说，只是想多观察一下这儿的风景。